



春秋左氏傳

五

襄公

卷十

12
1772
6





春秋卷第十三



左氏傳

襄公

二

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相夏五

月甲午遂滅偃陽

偃穀作傳○相音查楚地偃音福偃吳以吳為會也十

年春會于相會吳子壽夢也三月癸丑齊高厚

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厚與光俱不敬士

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

皆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

弒其君夏四月戊午會于相經書春秋書始行也晉荀偃

士匄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荀偃曰城小而

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孟

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步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

門諸侯之士門焉縣門數邾人紇挾之以出門

者邾音鄒魯邑紇邾邑大夫叔梁紇仲尼父也諸侯士在門內者紇舉縣門出之狄虎

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以甲以為櫓虎音斯狄櫓大孟獻子曰

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孟獻子曰

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

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以隊同蘇

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嘉其勇乃退帶其斷以

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

句請於荀瑩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知
 伯怒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曰女成二事
 而後告余二事伐偃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
命為亂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
 既無武守而又欲易余罪欲移罪曰是實班師
 不然克矣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七日不克
 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五月庚寅荀偃士句帥
 卒攻偃陽親受矢石甲午滅之書曰遂滅偃陽
 言自會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
 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

之若專賜臣是臣與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
 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
 以桑林桑林殷天子樂名荀瑩辭荀偃士句曰諸侯宋
 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魯有禘樂
 賓祭用之禘用四代之樂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
 師題以旌夏師樂也旌夏大旌也題晉侯懼
 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去旌卒享而還及著雍
 疾著雍地卜桑林見崇見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
奔宋荀瑩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猶有鬼
 神於彼加之晉侯有間也以偃陽子歸獻于武

宮子爵也謂之夷俘諱俘中國故謂之夷偃陽妘姓也使周

內史選其族嗣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

選偃陽宗族賢者師歸孟獻子以令奉妘姓之化公至自

秦董父為右生秦丕茲事仲尼

會○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

伐宋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于訾毋地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桐門宋城門名衛侯救

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何子駟曰

國病矣子展曰得罪於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

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故鄭皇耳帥師侵衛

楚令也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

氏問繇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

人追之孫蒯獲鄭皇耳于犬丘蒯孫林父子晉師

伐秦晉荀罃伐秦報秋七月楚子囊鄭子耳侵我西鄙還圍

蕭八月丙寅克之邑蕭宋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周猶不堪競况

鄭乎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子駟子國子耳秉政

莒人伐我東鄙

莒人間諸侯之有事也

故伐我東鄙諸侯有事討鄭之事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

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諸侯

伐鄭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子大

宜賓以上卿而齊光先至為盟主所尊故在滕上十一年伐鄭會蕭魚同例已酉師

于牛

冬盜殺鄭公子駢公子穀

公孫輒駢公穀作斐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而黜其車黜減也尉

止獲又與之爭獲囚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

也言車猶多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洳司

氏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故五族聚羣不

逞之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於

是子駟當國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

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堵女父子師

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官公殺子駟

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之故不死

為十九年殺公于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等皆士也子西

聞盜不做而出子西公孫尸而追盜先臨尸盜

入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

聞盜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象官閉府庫慎閉藏

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十五人尸

而攻盜於北宮子驩帥國人助之殺尉止子師

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司齊

奔宋尉翩尉止子子子孔當國為載書以位序聽

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職以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子產止之請為之焚書

又勸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

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子產曰衆怒難犯專

欲難成合二難以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

安衆子得所欲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

犯衆與禍子必從之乃焚

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

戊鄭虎牢諸

之師城虎牢而戌之晉師城梧及制欲以偏鄭也梧制皆

鄭舊地士魴魏絳戌之書曰戌鄭虎牢非鄭地也

言將歸焉

鄭及晉平

楚公子貞帥師救鄭

子楚

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陽陵

還繞也陽陵鄭地楚師不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

楚必驕驕則可與戰矣藥廩曰逃楚晉之恥也

合諸侯以益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

與楚師夾潁而軍潁水名子蟜曰諸侯既有成行

必不戰矣成決定也言諸侯決去從之將退不從亦退從猶

也服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晉雖見楚圍鄭猶將退師不如從

楚亦以退之楚以退宵涉潁與楚人盟藥廩欲伐

鄭師荀瑩不可曰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

鄭何罪不如致怨焉而還致怨為後今伐其師

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不可命以

必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

楚人

亦還

公至自伐鄭

王叔陳生與伯

與爭政與亦王

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

欲奔殺史狡以說焉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

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王叔之宰宰家

與伯輿之大夫瑕禽坐獄於王庭獄訟也士匄聽

之王叔之宰曰篳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

難為上矣篳門閨竇小戶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

姓從王牲用備具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駢旄

赤牛言得重盟曰世世無失職若篳門閨竇其能來東

底乎且王何賴焉底至也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今自王叔之

相也政以賄成而刑放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官之師

旅不勝其富吾能無篳門閨竇乎唯大國圖之

下而無直在下而無求直之地則何謂正矣范宣子曰天

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左亦左之使王叔氏與

伯輿合要合要者使各為要約言語兩相辯答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王叔氏理曲不能舉其要契之辭王叔奔晉不書

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相王室

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

此三家分

公室之始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唯上下二軍皆屬於公

有事三卿更帥季氏欲專其民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請

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屬穆子曰政將

及子子必不能謂國政將歸季孫以所不給供霸國之政令將有所不給

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乃盟諸僖闕僖闕

之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正月作三軍三

分公室而各有其一三子各毀其乘

壞其軍乘分以足成

三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

者倍征役人丁也邑賦稅也使所掌一軍後邑

倍孟氏使半為臣若子若弟使所掌一軍父子

及子弟之半歸公大率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

三歸公一分歸已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以其父不然不舍改作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

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

鄭公孫舍之帥師侵宋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

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

於爭鄭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

我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子展曰與宋

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

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

夫說之鄭之大夫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侵宋

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

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

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公會晉侯

乃免矣楚免於晉夏鄭子展侵宋

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

鄭四月諸侯伐鄭已亥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其莫暮同晉荀瑩至于

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孫林父侵其北鄙

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右還次于瑣而西

為右還向瑣皆鄭地圍鄭觀兵于南門觀示也

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 秋七月

己未同盟于亳城北亳公穀作京秋七月同盟于亳

范宣子曰不慎必失諸侯諸侯道敝而無成能

無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毋蒞

年歲年穀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毋保姦毋留慝救災

患恤禍亂同好惡獎王室或間茲命司慎司盟

名山名川天神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王先公

諸侯之太祖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

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已姓杞明神

公至強之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踣其國家

自伐鄭○楚子鄭伯伐宋楚子囊乞旅于

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將以伐

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

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

子伐鄭會于蕭魚蕭魚鄭地九月諸侯悉師以復伐鄭諸侯

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使王子伯駢行成甲

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

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庚辰赦鄭

囚皆禮而歸之納斥侯禁侵掠晉侯使叔肝告

于諸侯叔肝叔向也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

我同盟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

赦宥寡君聞命矣鄭人賂晉侯以師懼師觸師

觸懼音誼觸名觸廣車軌車淳十五乘甲兵備廣車

凡兵車百乘歌鐘二肆他兵車及廣女樂二八共百

乘肆列也肆縣鐘及其罇磬罇音博女樂二八六十

人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子教寡人和諸戎

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謂五年

城隸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九年盟亳城會蕭魚十如樂

之和無所不諧請與子樂之辭曰夫和我狄國

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諸侯無慝君之靈

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安

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殿鎮樂旨君子福祿攸同便蕃左右亦是帥從

便蕃數也言遠夫樂以安德義以處之禮以行

之信以守之仁以厲之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

祿來遠人所謂樂也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

有備無患敢以此規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

微子寡人無以待戎不能濟河渡河南夫賞國

之典也藏之盟府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乎始有金石之

樂禮也禮大夫有公至自會○楚人

執鄭行人良霄

良霄公孫輒子鄭人使良霄大

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懷君君若能以

玉帛綏晉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孤之願也楚

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人也書行人言非冬秦人伐晉秦庶

長鮑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鮑先入

晉地士魴禦之少秦師而弗設備壬午十二月

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鮑交伐晉師已丑

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也櫟晉地

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

東鄙圍台季孫宿帥師救台遂

入鄆台穀作鄆後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

公盤盤食器也夏晉侯使士魴來聘夏晉士魴來聘

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九月吳子乘卒吳子壽夢卒

臨於外於城外同姓於宗廟凡諸侯之喪異姓

諸姬臨於周廟諸姬同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

周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支子

冬楚公子貞帥師侵

宋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

○靈王求后

于齊齊侯問對於晏桓子桓子對曰先王之禮

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曰夫婦所生

若而人言某某猶妾婦之子若而人無女而有

姊妹及姑姊妹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

齊侯許昏王使陰里結之

公如晉公如晉朝且拜

陰里周大夫結成也為十五年劉夏逆王后傳

士魴之

○

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司馬

辱禮也

○

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

子午諸侯夫
人父母既沒
歸寧使卿
故曰禮也

十有三年春公至自晉

十三年春公至自晉

孟獻子書勞于

廟禮也書勲勞於策也

夏取郟

○郟公作詩夏郟亂分為三師救郟遂

取之魯師也凡書取言易也用大師

○荀瑩士

焉曰滅弗地曰入謂勝其國邑不有其地

○魴率晉

侯冤于綿上以治兵使士甸將中軍辭曰伯游

長伯游荀偃皆臣習於知伯是以佐之非能賢也見事

九年請從伯游荀偃將中軍士甸佐之使韓起將

上軍辭以趙武又使欒黶辭曰臣不如韓起韓

起願上趙武君其聽之使趙武將上軍韓起佐

之欒黶將下軍魏絳佐之新軍無帥新軍帥趙武佐魏絳

皆遷晉侯難其人使其什吏率其卒乘官屬以從

於下軍禮也什吏十人長也晉國之民是以大和諸侯

遂睦君子曰讓禮之主也范宣子讓其下皆讓

欒黶為汰弗敢違也欒雖汰侈亦讓韓起晉國以平數世

賴之刑善也夫刑法也一人刑善百姓休和可不

務乎書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惟永其是

之謂乎子一人天周之興也其詩曰儀刑文王萬

邦作孚言刑善也及其衰也其詩曰大夫不均

我從事獨賢此詩刺幽王言不讓也世之治也

君子尚能而讓其下小人農力以事其上是以

上下有禮而讒慝黜遠由不爭也謂之懿德及

其亂也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

馮君子是以上下無禮亂虐並生由爭善

也爭自謂之昏德國家之敝恒必由之

秋

九月庚辰楚子審卒

楚子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少

主社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

而應受多福多福謂居君位是以不德而亡師于鄢以

辱社稷為大夫憂其弘多矣弘大也若以大夫之

靈獲保首領以沒於地唯是春秋窀穸之事窀音

屯厚也窀音夕夜也春秋謂祭祀窀穸謂葬埋所以從先君於禰廟者

請為靈若厲欲受惡謚大夫擇焉莫對及五命乃許

秋楚共王卒子囊謀謚大夫曰君有命矣子囊

曰君命以共若之何毀之君之所命其辭甚恭赫赫楚國

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

其過可不謂共乎請謚之共大夫從之吳侵楚

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

謂我不能師也養叔養由基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

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庸浦楚地

大敗吳師獲公子黨君子以吳為不吊不相吊恤詩

曰不吊昊天防臧氏邑冬城防書事

亂靡有定時也於是將早城

臧武仲請俟鄭良霄大宰石奩猶在楚石

畢農事禮也奩言於子囊曰先王卜征五

年

先征五年而卜吉而歲習其祥祥習則行習

也祥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行人

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偏卿良霄謂除使睦而

疾楚以固於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鄭遣良

夫兩相牽引也良霄久留楚故歸必怨君不和猶

愈乎楚

人歸之

十有四年春王正月季孫宿叔

老會晉士匄齊人宋人衛人鄭

公孫蠆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

人杞人小邾人會吳于向

蠆後同聲伯子

十四年春吳告敗于晉會于向為吳謀楚故也

范宣子數吳之不德也以退吳人吳代楚執莒

公子務婁以其通楚使也莒貳於楚將執戎子

駒支駒支戎范宣子親數諸朝亦設朝位曰來

姜戎氏昔秦人迫逐乃祖吾離于瓜州

四嶽之後皆姜

瓜州姓又別為三危

乃祖吾離彼苦蓋

蓋亦苦也

蒙荆棘

以來歸我先君我先君惠公有不腆之田與女

剖分而食之今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

言語漏洩則職女之由詰朝之事爾無與焉與

將執女對曰昔秦人負恃其衆貪于土地逐我

諸戎惠公蠲其大德

蠲明也

謂我諸戎是四嶽之

裔胄也毋是翦棄賜我南鄙之田狐狸所居豺

狼所嗥我諸戎除翦其荆棘驅其狐狸豺狼以

為先君不侵不叛之臣至于今不貳昔文公與

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而舍戍焉於是乎有殺

之師晉禦其上戎亢其下

亢猶當也

秦師不復

秦師殲焉

無得反者我諸戎實然譬如捕鹿晉人角之

角者當其頭也

諸戎擄之足也與晉踣之我何以不免

言我盡忠如此

何以不免

自是以來晉之百役與我諸戎相繼于

時

言役無虛時以從執政猶殺志也

意常如殺豈敢離邊

而罪我諸戎我諸戎飲食衣服不與華同費幣

不通言語不達何惡之能為不與於會亦無曹

焉

曹閔也賦青蠅而退

取其愷悌言子無信讒

宣子辭焉

使即事於會成愷悌也於是子叔齊子為季武子介以會自是晉人輕魯幣而益敬其使齊子叔老

諡也言

○吳子諸樊既除喪諸樊吳子將立

並書

季札札諸樊季札辭曰曹宣公之

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曹君負舅事將立

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為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

守節君義嗣也諸樊適子誰敢奸君有國非吾

節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固立之

棄其室而

耕乃舍之

二月乙未朔日有食之

○夏四月叔孫豹會晉荀偃齊

人宋人衛北宮括鄭公孫蠆曹

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杞人小

邾人伐秦晉秦兵伐秦以報櫟之役也櫟役在晉

侯待于竟使六卿帥諸侯之師以進及涇不濟

涇水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賦匏有苦葉義取

厲淺則揭言已志在必濟叔向退而具舟魯人莒人先濟鄭

子驕見衛北宮懿子曰與人而不固取惡莫甚

焉若社稷何懿子說二子見諸侯之師而勸之

濟濟涇而次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鄭司馬

子驕帥鄭師以進師皆從之至于棫林棫林秦地不

獲成焉秦不服荀偃令曰雞鳴而駕塞井夷竈唯

余馬首是瞻藥廩曰晉國之命未是有也余馬

首欲東乃歸下軍從之左史謂魏莊子曰不待

中行伯乎中行伯荀偃左史晉大夫莊子曰夫子命從帥夫子

謂荀偃藥伯吾帥也吾將從之從帥所以待夫子

也藥廩下軍帥莊子伯游曰吾令實過悔之何

及多遺秦禽軍帥不和恐乃命大還命諸軍皆歸晉

人謂之遷延之役遷延却退藥鍼曰此役也報櫟之

敗也役又無功晉之恥也吾有二位於戎路二

謂廩將下軍敢不恥乎與士鞅馳秦師死焉士

鞅及鞅士藥廩謂士句曰余弟不欲往而子召

之余弟死而子來是而子殺余之弟也弗逐余

亦將殺之士鞅奔秦於是齊崔杼宋華閱仲江

會伐秦不書惰也臨事惰慢也仲向之會亦如

之衛北宮括不書於向亦情書於伐秦攝也自能

攝整從子驕濟涇劉敞曰左氏說無大體非春秋本意秦伯問於士鞅曰

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秦伯曰以其

汰乎對曰然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

乎盈厲之子秦伯曰何故對曰武子之德在民如周

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况其子乎欒黶死盈

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厲之怨實章

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

之為傳二十一年師歸自伐秦晉侯舍新軍禮

也成國不過半天子之軍成國大國周為六軍諸侯

之大者三軍可也於是知朔生盈而死世本云荀瑩生

朔朔生盈杜氏指盈為朔弟盈生六年而武子

卒彘裘亦幼皆未可立也新軍無帥故舍之士裘

子飭已未衛侯出奔齊衛侯下公有衎字○衛侯出奔

衛獻公戒孫文子甯惠子食勅戒二子皆服而

朝日旰不召而射鴻於囿二子從之不釋皮冠

而與之言獵之冠田二子怒孫文子如戚歸其私邑將叛

孫蒯入使於衛使公飲之酒使大師歌巧言之卒

章卒章曰彼何人斯居河之麋無拳無大師辭

師曹請為之樂師曹人初公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

師曹鞭之公怒鞭師曹三百故師曹欲歌之以
怒孫子以報公公使歌之遂誦之又誦言不辭

蒯懼告文子文子曰君忌我矣弗先必死并帑
於戚而入見蘧伯玉曰君之暴虐子所知也大

懼社稷之傾覆將若之何蘧伯玉對曰君制其國
臣敢奸之雖奸之庸知愈乎犯奸猶遂行從近關

出公使子驥子伯子皮與孫子盟于丘宮孫子
皆殺之三子衛羣公子四月己未子展奔齊公

如鄆子展衛使子行於孫子孫子又殺之子行
子公出奔齊孫氏追之敗公徒于阿澤阿澤鄆

人執之公徒散還初尹公佗學射於庚公差庚

公差學射於公孫丁二子追公二子佗公孫丁

御公子魚曰射為背師不射為戮射為禮乎子

師我則遠矣乃反之佗不從丁公孫丁授公轡

而射之貫臂貫佗子鮮從公子鮮公及竟公使

祝宗告亡且告無罪告宗定姜曰無神何告若
有不可誣也有罪若何告無舍大臣而與小臣
謀一罪也先君有冢卿以為師保而蔑之二罪
也余以巾櫛事先君而暴妾使余三罪也暴虐

如過婢妻告亡而已無告無罪公使厚成叔吊于衛
公魯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襄公曰寡君使瘠聞君不撫社稷而越在他竟
瘠厚成若之何不吊以同盟之故使瘠敢私於
叔名執事曰有君不吊其不恤有臣不敏君不赦宥臣
亦不帥職增淫發洩其若之何增其淫衛人
使大叔儀對衛大夫曰羣臣不佞得罪於寡君
寡君不以即刑而悼棄之以為君憂自傷悼君
不忘先君之好辱吊羣臣又重恤之敢拜君命
之尊重拜大貶厚孫歸復命語臧武仲曰衛君
其必歸乎有大叔儀以守有毋弟鱣以出或撫

其內或營其外能無歸乎齊人以邾寄衛侯齊邾
所滅及其復也以邾糧歸言其右宰穀從而逃
邾國歸衛人將殺之穀衛大夫以從辭曰余不說初
矣余孤裘而羔袖言初從君出非心所說乃赦
之衛人立公孫剽公孫穆孫林父甯殖相之以聽
命於諸侯衛侯在邾臧紇如齊唁衛侯衛侯與
之言虐言皆暴退而告其人曰衛侯其不得入
矣其言糞土也言踐踏亡而不變何以復國子
展子鮮聞之見臧紇與之言道順道臧孫說謂
其人曰衛君必入夫二子者或輓之或推之欲

無入得乎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師曠侍於晉侯

師曠晉樂大師

野子晉侯曰衛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

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

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

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

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

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為天生民而

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為之貳貳卿

使師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

卿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

卓隸牧圉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謂賞

揚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

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為書則書舉瞽為詩

為詩以工誦箴諫工樂大夫規誨士傳言不得

風刺以庶人謗君不與政故聞商旅于市陳其

傳告大夫庶人謗君不與政故聞商旅于市陳其

所以示尚百工獻藝以獻其技藝故夏書曰適人以

木鐸徇于路木鐸人行人之官師相規夫羣官

長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諫失

常也路有適人徇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

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莒人侵我東鄙○秋楚公子貞

帥師伐吳秋楚子為庸浦之役故子囊帥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

擊之擊之 厄之道 鼻舟吳險楚人不能相救吳人敗之獲楚

公子宜穀楚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

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君為將死不忘衛社稷可不謂忠乎忠民

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定公劉夏將昏於齊故命之曰昔伯

舅大公右我先王股肱周室師保萬民世胙大

師以表東海胙報也表顯也王室之不壞繫伯舅是賴

今余命女環環齊靈公名茲率舅氏之典纂乃祖考

無忝乃舊敬之我無廢朕命冬季孫宿會晉士匄

宋華閱衛孫林父鄭公孫蠆莒

人邾人于戚衛亂不討會其賊而定之非義也晉侯問

如因而定之衛有君矣謂已立伐之未可以得志

而勤諸侯史佚有言曰因重而撫之重不可移

仲虺有言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

之道也仲虺湯君其定衛以待時乎冬會于戚

謀定衛也左相范宣子假羽毛於齊而弗

歸齊人始貳齊私有之因謂之羽毛

十有五年春宋公使向戌來聘

二月己亥及向戌盟于劉劉魯地五年春

宋向戌來聘且尋盟尋十一年見孟獻子尤其

室曰子有令聞而美其室非所望也對曰我在

晉吾兄為之毀之重勞

且不敢間間非也劉夏逆王后于

齊劉采地行非禮也官師劉夏獨過魯告昏故官師從單靖公逆王后于齊卿不

楚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為子

馮為大司馬子馮叔公子橐師為右司馬

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屈到屈公子追

舒為箴尹追舒莊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廩

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觥心詩云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懷人謂思王及公侯伯

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尉氏司氏之亂其餘盜在宋鄭人以子西伯

有子產之故伯霄納賂于宋以馬四十乘百六

與師殺師慧樂師也三月公孫黑為質焉公孫

駟子司城子罕以堵女父尉翩司齊與之良司

臣而逸之賢而託諸季武子武子寘諸卞鄭人

醢之三人也尉翩司齊師慧過宋朝將私焉

私小其相曰朝也相師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

何故無人慧曰必無人焉若猶有人豈其以千

乘之相易淫樂之矇必無人焉故也言不為

殺三盜得賂而歸之子罕聞之固請而歸之

夏齊侯伐我北鄙圍成公救成

至遇季孫宿叔孫豹帥師城成

郭遇魯地公畏於晉故也於是乎城成郭 秋八月

丁巳日有食之。○邾人伐我南

鄙秋邾人伐我南鄙使告于晉晉將為會以討邾莒莒人伐魯未討晉侯有疾乃止

冬十有一月癸亥晉侯周卒冬

悼公卒遂不克會鄭公孫宋人或得玉獻夏如晉奔喪子驕送葬○諸子罕子罕弗

受獻王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也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爾以玉為寶若以與

我皆喪寶也不若人有其寶稽首而告曰小人

懷璧不可以越鄉言必為盜所害納此以請死也請免死

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攻治也○十二月鄭

之妻而歸諸范氏堵狗堵之人奪堵狗

族娶晉范氏鄭畏狗因范氏而作亂故歸之

春秋卷第十三

春秋卷第十四

左氏傳

襄公_三

十有六年春王正月葬晉悼公

十六年春

葬晉悼公

三月公會晉侯宋公衛

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溴梁戊寅大夫盟

溴音賜溴梁晉地君在平公即位平公晉悼羊

而但曰大夫者無君也張君臣為中軍司馬張老祁奚

韓襄藥盈士鞅為公族大夫韓襄無虞丘書為

乘馬御改服修官烝于曲沃既選賢能烝祭于廟

晉將有溴梁之會故踰月速奠警守而下會于溴梁順河東行

命歸侵田諸侯相侵晉侯與諸侯宴于温使諸

大夫舞曰歌詩必類各從義類齊高厚之詩不

類齊有二心故荀偃怒且曰諸侯有異志矣使諸大

夫盟高厚高厚逃歸逃歸故於是叔孫豹晉荀

偃宋向戌衛甯殖鄭公孫蠆小邾之大夫盟曰

同討不庭自曹以下晉人執莒子邾子以

大夫不書舉小邾以包之

歸執而不歸京師非正也故稱晉以我故執

邾宣公莒犁比公犁比莒也且曰通齊楚之

使齊侯伐我北鄙○夏公至自

會○五月甲子地震○叔老會

鄭伯晉荀偃衛甯殖宋人伐許

許男請遷于晉許叛楚欲諸侯遂遷許許大夫不可

晉人歸諸侯唯討許鄭子驎聞將伐許遂相鄭

伯以從諸侯之師鄭與許穆叔從公從公齊子

帥師會晉荀偃書曰會鄭伯為夷故也伯不使鄭

大夏六月次于械林庚寅伐許次于函氏函械林

地皆許晉荀偃欒黶帥師伐楚以報宋揚梁之役

在十年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湛阪湛阪地楚

師敗績晉師遂侵方城之外復伐許而還許未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郕郕公穀秋

郕魯孟孟孺子速徵之速孟獻子子齊侯曰是

好勇去之以為之名速遂塞海陘而還海陘魯

大雩○冬叔孫豹如晉冬穆叔如晉聘且言

齊故晉人曰以寡君之未禘祀禘祀三年喪與

民之未息新伐許不然不敢忘穆叔曰以齊人

之朝夕釋憾於敝邑之地是以大請敝邑之急
朝不及夕引領西望曰庶幾乎比執事之間恐
無及也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義取圻父為王爪
牙不修其職以譏
獻子曰偃知罪矣敢不從執事以同恤社稷
而使魯及此見范宣子賦鴻鴈之卒章言魯憂
困替替
然若鴻鴈之失所宣子曰勾在此敢使魯無鳩乎鳩集

十有七年春王二月庚午邾子

貜卒

羸公
駟作

宋人伐陳

十七年春宋莊
朝伐陳獲司徒

印卑宋也司徒

夏衛石買帥師伐曹

印陳大夫
宋不設備

買石衛孫蒯田于曹隧越竟飲馬于重丘重丘
曹邑

毀其瓶重丘人閉門而詢之詢音候罵也曰親

逐而君爾父為厲厲惡鬼蒯
父逐獻公是之不憂而何

以田為夏衛石買孫蒯伐曹取重丘曹人愬于
晉
秋齊侯伐我北鄙圍桃高厚

帥師伐我北鄙圍防

桃公作桃高厚
上公穀有齊字
魯地齊人以其

未得志于我故秋齊侯伐我北鄙園桃高厚園

臧紇于防防臧紇邑師自陽關逆臧孫至于旅松陽關

在泰山東旅松近防地邾叔紇臧疇臧賈帥甲三百宵犯

齊師送之而復邾叔紇送臧紇而還守防齊

師去之紇失臧齊人獲臧堅堅臧紇族齊侯使夙沙

衛唁之且曰無死堅稽首曰拜命之辱抑君賜

不終姑又使其刑臣禮於士以杙抉其

傷而死言使賤人來唁是惠賜不終刑臣謂夙沙衛杙小木也九月

大雩○宋華臣出奔陳

宋華閱率華臣弱臯

比之室臣閱之弟臯比閱使賊殺其宰華吳賊

六人以鉞殺諸盧門合左師之後向戌食采於合故曰合左

師後左師懼曰老夫無罪賊曰臯比私有討於

吳遂幽其妻幽吳妻也曰界余而大璧宋公聞之曰

臣也不唯其宗室是暴大亂宋國之政必逐之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

蓋之蓋掩其罪乃舍之左師為已短策苟過華臣之

門必騁惡華臣不欲見故自十一月甲午國人

逐瘦狗瘦音制瘦也瘦狗入於華臣氏國人

從之華臣懼遂奔陳實以冬出經書秋者冬

邾人伐我南部冬邾人伐我南○皇

國父為大宰為平公築臺妨於農收周十一月收

時子罕請俟農功之畢公弗許築者謳曰澤門

之皙實與我役澤門宋東城南門國邑中之黔

實慰我心子罕黑邑中子罕聞之親執扑也以

行築者而扶其不勉者行也曰吾儕小人皆有

闔廬以辟燥濕寒暑闔謂門今君為一臺而不

速成何以為役謳者乃止或問其故子罕

曰宋國區區而有詛有祝禍之本也祝音○

齊晏桓子卒晏嬰父晏嬰麤縗斬在冑前斬不

也苴經帶杖管屨苴麻之有子者杖食鬻居倚

廬寢苦枕草廬倚東牆故曰其老曰非大夫之

禮也時大夫士喪服不曰唯卿為大夫諸侯降

等故唯卿得用大

夫之禮晏子惡直

已以斥時失禮

故遜辭略答

十有八年春白狄來十八年春白狄

夏晉人執衛行人石買六以書而因能不行朝禮

晉人執衛行人石買于長子執孫蒯

于純留長子純留皆晉地蒯不書非卿為曹故也

秋齊

師伐我北鄙

師穀作侯秋齊侯伐我北鄙齊侯不入竟

冬十

月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同圍齊

中行獻子將伐齊夢與厲公訟弗勝公以戈擊之首

隊於前跪而戴之奉之以走見梗陽之巫臯梗陽

晉邑臯巫名他日見諸道與之言同巫夢亦同巫曰今茲

主必死若有事於東方則可以逞主稱大夫獻子

許諾晉侯伐齊將濟河獻子以朱絲繫玉二鼓

而禱曰齊環怙恃其險負其衆庶棄好背盟陵

虐神主神主民也曾臣彪將率諸侯以討焉彪晉平公名曾

未臣猶其官臣偃實先後之官臣守之苟捷有功無

作神羞官臣偃無敢復濟以死自誓唯爾有神裁之

沈王而濟冬十月會于魯濟尋湏梁之言同伐

齊湏梁之盟日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

廣里平陰齊邑其城南有防門夙沙衛曰不能

戰莫如守險謂防門不弗聽諸侯之士門焉齊

人多死范宣子告析文子析文子齊大夫曰吾知子

敢匿情乎魯人皆請以車千乘自其鄉入

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

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

久矣不能久齊侯登巫山以望晉師巫山齊地晉人

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

斥侯也疏建旌旗為陳示衆也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

人形建旆先驅輿曳柴而從之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

脫歸脫不張丙寅晦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

為鳥之聲樂齊師其遁鳥為得空邢伯告中行

伯邢伯晉大夫曰有班馬之聲齊師其遁班別也

不相見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鳥齊師其遁十

一月丁卯朔入平陰遂從齊師夙沙衛連大車

以塞隧而殿隧狹殖綽郭最曰子殿國師齊之

辱也奄人殿師故以為辱子姑先乎乃代之殿

衛殺馬於隘以塞道恨二子故塞晉州綽及之

射殖綽中肩兩矢夾脰脰頸曰止將為三軍獲

不止將取其衷兩矢中復射顧曰為私誓州綽曰

有如日乃弛弓而自後縛之其右具丙州名亦

舍兵而縛郭最皆衿甲面縛解甲不坐于中軍

之鼓下晉人欲逐歸者魯衛請攻險已卯荀偃

士匄以中軍克京茲京茲齊邑乙酉魏絳藥盈以下

軍克邾藥厲死盈佐趙武韓起以上軍圍廬弗

克十二月戊戌及秦周伐雍門之萩秦周魯大夫雍門齊

城門萩同范鞅門于雍門其御追喜以戈殺犬

于門中殺犬示孟莊子斬其楛以為公琴楛音

魯公琴為己亥焚雍門及西郭南郭劉難士弱率

諸侯之師焚申池之竹木二子晉大夫壬寅焚東郭

北郭范鞅門于揚門齊西州綽門于東閭齊東

左驂迫還于東門中以枚數闔還音旋枚馬楹

其板示齊侯駕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大子與郭榮扣

馬榮大子光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略將退矣

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不可以輕輕則失衆君

必待之將犯之齊侯將犯大子抽劍斷鞅乃止

甲辰東侵及濰

曹伯負芻卒于師○

楚公子午帥師伐鄭鄭子孔欲去諸將叛

南及沂濰沂二水沂名

襄公 九

晉而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
 聞之使揚豚尹宜告子庚揚豚邑名曰國人謂不
 穀主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死將不得禮不穀
 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穀為自逸
 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
 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
 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臣請嘗之若可君
 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害君亦無辱子
 庚帥師治兵於汾汾楚地於是子驕伯有子張從
 鄭伯伐齊子張張公孫黑肱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

孔之謀二子子西完守入保完城郭內保守子孔不敢會
 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
 次于旃然魚陵上棘鄭地旃然水名為子馮公子格率銳師
 侵費滑胥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胥靡獻于雍地梁梅山皆鄭
 地地侵鄭東北至于蟲牢而反子庚門于純門信
 于城下而還信再宿也涉於魚齒之下魚齒山下有澗水故言涉
 甚雨及之楚師多凍役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
 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
歌者吹律以詠八風多死聲楚必無功董叔曰天道多在
 西北歲在豕韋月又建亥故曰南師不時必無

春秋

卷四

襄公

晉大夫

十

功叔向日在
其君之德也

十有九年春王正月諸侯盟于

祝柯祝柯公作阿。十九年春諸侯還自晉

人執邾子公至自伐齊取邾田

自漵水同會同盟而執之非伯執邾悼公

疆我田正邾魯界泗水名取邾田自漵水歸之于我晉

侯先歸公享晉六卿于蒲圃六卿過魯賜之三命之

服軍尉司馬司空輿尉侯奄皆受一命之服賄

荀偃束錦加璧乘馬先吳壽夢之鼎五匹曰束

所獻故名今以荀偃瘳疽生瘍於頭瘳音但瘳

屬瘳濟河及著雍病目出瘳音但瘳大夫先歸者皆及

士旬請見弗內請後曰鄭甥可鄭甥荀吳二月

甲寅卒而視不可含口目閉宣子盟而撫之曰事

吳敢不如事主猶視藥懷子曰其為未卒事於

齊故也乎懷子盈乃復撫之曰主荀終所不嗣事

于齊者有如河乃瞑受舍宣子
出曰吾淺之為丈夫也自恨以私待人季孫宿如

晉季武子如晉拜師謝討齊晉侯享之范宣子

子興再拜稽首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

仰膏雨焉若常膏之其天下輯睦豈唯敝邑賦

六月以晉侯比吉甫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

作林鐘而銘魯功焉鑄鐘因以名臧武仲謂季

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天子銘德諸侯言

時計功舉得時動大夫稱伐銘其功今稱伐則下

等也從大故計功則借人也言時則妨民多矣何

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以作彝器宗廟之常

銘其功烈以示子孫昭明德而懲無禮也今

將借人之力以救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

大國以勝大國為幸而昭所獲

焉以怒之亡之道也 葬曹成公○夏

衛孫林父帥師伐齊晉欒魴帥師從

於四月丁未鄭公孫蠆率赴於晉

大夫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

言故也 ○ 襄公 十二

伐秦也十四年晉伐秦子六月晉侯請於王王

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大路天子賜車之

秋七月辛卯齊侯環卒環公齊侯

顏懿姬無子其姪驪聲姬生光以為大子驪音

子日姪顏驪皆二姬母諸子仲子戎子戎子嬖

氏因以為弔懿聲皆謚許之齊侯仲子曰不可廢常不祥間諸侯難廢

官諸子內而廢之是專黜諸侯謂光已有尊而以難犯不祥

嫡之常間諸侯光之立也列於諸侯矣今無故

之列事難成也也君必悔之公曰在我而已遂東大子光廢徒

使高厚傅牙以為大子夙沙衛為少傅齊侯疾

崔杼微逆光微服疾病而立之光殺戎子尸諸

朝非禮也婦人無刑無黜刑雖有刑不在朝市

夏五月壬辰晦齊靈公卒經書七月光莊公即

位莊公執公子牙於句瀆之丘以夙沙衛易已

謂衛教晉士匄帥師侵齊至

唐以叛齊高唐穀聞齊侯卒乃還晉士匄侵齊及穀

穀聞齊侯卒乃還聞喪而還禮也

八月丙辰仲孫蔑卒○齊殺其

大夫高厚秋八月齊崔杼殺高厚於灑藍而兼其室灑藍齊地書曰齊殺其大

夫從君於昏也以高厚從靈公昏謬之政鄭殺其大夫公子嘉

嘉公鄭子孔之為政也專國人患之乃討西宮作喜之難子十年尉止等作難與純門之師前年子孔名楚師至

子孔當罪以其甲及子革子良氏之甲守自甲辰子展子西帥國人伐之殺子孔而分其

室書曰鄭殺其大夫專也子然子孔宋子之子

也子然子革父士子孔圭媯之子也宋子圭媯皆鄭穆公妾士子孔

親也子士子孔亦相親愛僖之四年子然率簡之元

年士子孔率司徒孔實相子革子良之室司徒孔即

為右尹鄭人使子展當國孔子三室如一故及於難子革子良出奔楚子革冬葬齊靈公

子西聽政立子產為卿齊慶封圍高唐弗克冬十一月齊侯圍之見衛在城上號之乃下與齊侯語問守備

○

襄公

十四

焉以無備告揖之乃登衛以實告故齊侯欲聞

師將傳食將齊師高唐人殖綽工儷會二子齊

夜緹納師城西郭叔孫豹會

醢衛于軍懼齊也

晉士匄于柯地柯衛齊及晉平盟于大隧

柯懼齊故為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

章義取固叔向曰盱敢不承命

城魯武地穆叔歸曰齊猶未也齊猶

城未服不可以不懼乃城武城子卒買石

悼子不哀買之子孔成子曰是謂蹶

其本蹶猶也必不有其宗為二十八年

二十年春王正月辛亥仲孫速

會莒人盟于向速公作二十年春及莒

向督揚之盟故也夏六月庚申公會晉侯

齊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莒子

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盟

于澶淵

澶淵衛地夏盟于澶淵齊成故也

秋公至自

會○仲孫速帥師伐邾

邾人驟至驟數也謂十五年十

七年以諸侯之事弗能報也秋孟莊子伐邾以報之

蔡殺其大夫

公子燮蔡公子履出奔楚陳侯

之弟黃出奔楚

黃公穀作蔡公子燮欲以蔡之晉背蔡人殺之

公子履其母弟也故出奔楚陳慶虎慶寅畏公

子黃之偪愬諸楚曰與蔡司馬同謀蔡司馬即

楚人以為討公子黃出奔楚奔楚自理初蔡文侯欲

事晉曰先君與於踐土之盟先君文侯父也晉不

可棄且兄弟也畏楚不能行而卒楚人使蔡無

常徵哉無準公子燮求從先君以利蔡不能而死書

曰蔡殺其大夫公子燮言不與民同欲也王錫曰

燮欲去楚之晉追成先志謀國之陳侯之弟黃

春秋

襄公

襄公

十六

出奔楚言非其罪也

稱弟罪陳侯及二慶

公子黃將出奔

呼於國曰慶氏無道求專陳國暴蔑其君而去

其親五年不滅是無

叔老如齊

齊子初聘于齊

天也

為二十三年陳殺二慶傳

冬十月丙辰朔日有食之

禮也

息民故

○季孫宿如宋

冬季武子如宋報向戌之聘也十五年聘在褚師

段逆之以受享

子段共公

賦常棣之七章以卒

賦七章以盡八章喻兄弟

宋人重賄之歸復命公享

之賦魚麗之卒章

義取物其有矣維其時公賦南山有臺

山有臺

取其樂只君

武子去所曰臣不堪也

辟席

○

衛甯惠子疾召悼子

悼子甯喜曰吾得罪於

君悔而無及也名藏

林父甯殖出其君君入則掩之

則吾子也若不能猶有鬼神吾有餒而已不來

食矣悼子許諾惠子

遂卒

為二十六年衛侯歸傳

二十有一年春王正月公如晉

二十一年春公如晉拜師

及取邾田也

謝十八年伐齊之師

邾庶其以漆

閭丘來奔

庶其邾大夫二邑邾地以邑邾來奔叛也

公姑姊妻之

計公年不得有未嫁姑姊蓋寡者二人

皆有賜於其

從者於是魯多盜季孫謂臧武仲曰子盍詰盜武仲曰不可詰也紇又不能季孫曰我有四封而詰其盜何故不可子為司寇將盜是務去若之何不能武仲曰子名外盜而大禮焉何以止吾盜吾謂國中子為正卿而來外盜使紇去之將何

以能庶其竊邑於邾以來子以姬氏妻之而與

之邑

使食漆

其從者皆有賜焉若大盜禮焉以

君之姑姊與其大邑其次阜牧與馬

其次謂庶其從者魯

給之以阜與隸僚僕

其小者衣裳劔帶是賞盜

也賞而去之其或難焉紇也聞之在上位者洒

濯其心

洒音洗

壹以待人軌度其信

軌法也其法皆一度於信

可明徵也而後可以治人夫上之所為民之歸也上所不為而民或為之是以加刑罰焉而莫敢不懲若上之所為而民亦為之乃其所也又可禁乎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

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今虞書大禹謨允信也

將謂由

已壹也信由已壹而後功可念也庶其非卿也

以地來雖賤必書

齊侯使慶佐為大夫

重地也

書名書地以懲不義

○ 復討公子牙之黨

執公子買于句瀆之丘公

夏 楚子庚卒楚子

子鉏來奔叔孫還奔燕

使遠子馮為令

尹訪於申叔豫

叔豫曰國多寵而王弱

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沐焉

重繭衣裘鮮食而寢

之復曰瘠則甚矣而血氣未動

乃使子南

為令尹子南

公至自晉○秋晉欒

盈出奔楚

欒桓子娶於范宣子生懷子子桓

使奔秦故與欒盈為公族大夫而不相能桓子

卒欒祁與其老州賓通氏堯後祁姓幾亡室矣

為亂以范氏為死桓主而專政矣

曰吾父逐鞅也不怒而以寵報之

又與吾同官而專之

吾父死而益富死

吾父而專於國有死而已吾蔑從之矣其謀如是懼害於主吾不敢不言范鞅為之徵懷子好施士多歸之宣子畏其多士也信之懷子為下卿下軍宣子使城著而遂逐之著晉邑秋藥盈出奔楚宣子殺箕遺黃淵嘉父司空靖邴豫董叔邴師申書羊舌虎叔羆十子皆晉大夫藥盈黨也羊舌虎叔向弟囚伯華叔向籍偃籍偃上軍司馬人謂叔向曰子離於罪其為不知乎叔向曰與其死亡若何言囚猶勝於死詩曰優哉游哉聊以卒歲知也杜預以此詩為小雅今小雅無此全句惟采菽詩云優哉游哉亦是良矣樂王鮒見叔向曰吾為子請

叔向不應出不拜

樂王鮒

其人皆咎叔向

其人叔向

左叔向曰必祁大夫

祁大夫

室老聞之曰樂王

鮒言於君無不行求赦吾子吾子不許祁大夫

所不能也而曰必由之何也叔向曰樂王鮒從

君者也何能行祁大夫外舉不棄讎內舉不失

親其獨遺我乎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覺直也

夫子覺者也晉侯問叔向之罪於樂王鮒對曰

不棄其親其有焉

言必與叔

於是祁奚老矣聞

之乘駟而見宣子曰詩曰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書曰聖有謩勳明徵定保

謩謀也言聖哲有謀功者當明信定安之

夫謀而鮮過惠訓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猶將十世宥之以勸能者今壹不免其身以壹故弟以棄社稷不亦惑乎繇極而禹與伊尹放大甲而相之卒無怨色管蔡為戮周公右王若之何其以虎也棄社稷子為善誰敢不勉多殺何為宣子說與之乘以言諸公而免之共載入不見公不見叔向而歸叔向亦不告免焉而朝謝不告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羨而不使不使見叔向父其子皆諫其母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羨余懼其生龍蛇以禍女女敝族也敝衰壞也國多大寵不

仁人間之不亦難乎余何愛焉使往視寢生叔虎羨而有勇力藥懷子嬖之故羊舌氏之族及於難藥盈過於周周西鄙掠之辭於行人王行人也曰天子陪臣盈列國大夫稱於天子日陪臣某得罪於王之守守臣謂晉侯禮諸侯之於天子日某土之守臣某將逃罪罪重於郊重得罪甸無所伏竄敢布其死昔陪臣書能輸力於王室王施惠焉其子鷹不能保任其父之勞大君若不棄書之力亡臣猶有所逃大君謂天王若棄書之力而思鷹之罪臣戮餘也將歸死於尉氏尉氏尉氏討之官不敢還矣敢布四體唯大君命焉

布四體言無所隱王曰尤而效之其又甚焉尤晉逐盈

使司徒禁掠藥氏者歸所取焉使侯出諸轅轅侯送迎

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官輟轅地

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與日此年

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伯頻月日食據今曆術無頻古或之理但

曹伯來朝冬曹武公來朝始見也

曹伯莒子邾子于商任商地名會於

氏也禁錮藥盈使齊侯衛侯不敬叔向曰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興也政身之守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知起中行喜州綽邢蒯出奔齊四子晉大夫皆藥氏之黨也樂王鮒謂范宣子曰盍及州綽邢蒯勇士也宣子曰彼藥氏之勇也余何獲焉王鮒曰子為彼藥氏乃亦子之勇也言子待之如藥氏亦為子用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

誰敢不雄然臣不敏平陰之役先二子鳴年十八

綽獲殖莊公為勇爵設爵位以殖命勇士綽郭最欲與

焉州綽曰東閭之役臣左驂迫還於門中識其

枚數其可以與於此乎公曰子為晉君也對曰

臣為隸新新為僕臣未得効勇然二子者譬於禽

獸臣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言嘗射

二十有二年春王正月公至自

會二十二年春臧武仲如晉雨過御叔御叔在其邑將飲酒御叔魯御曰焉用聖

人武仲多知時我將飲酒而已雨行何以聖為

穆叔聞之曰不可使也而傲使人言御叔不任

傲出使國之蠹也令倍夏晉人

其賦古者家有國邑夏四月徵朝于

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少正卿官公曰在晉

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

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朝于執事執事不禮

於寡君寡君懼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

因朝晉不見晉是以有戲之役在九年楚人猶競

而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尤

也曰晉其謂我不共有禮不恭順於國是以不敢

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君

以觀釁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在十一年謂我

敝邑邇在晉國譬諸草木吾臭味也晉鄭同而

何敢差池齊一池不楚亦不競寡君盡其土實重

之以宗器以受齊盟齊同遂帥羣臣隨于執事

以會歲終正朝貳於楚者子侯石孟歸而討之石孟

老矣公孫夏從寡君以朝于君見於嘗酎酎三

酒嘗新飲與執燔焉燔同膳執間二年間君將

酒為嘗耐

靖東夏謂二十年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

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國政令之無常國

家罷病不虞荐至不虞之事無日不惕豈敢忘

職大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廷何辱命焉若不

恤其患而以為口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翦為

仇讎翦削也謂見剝削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

委諸執事執

事實重圖之

秋七月辛酉叔老卒

○秋藥盈自楚適齊晏平仲言於齊侯曰商

任之會受命於晉今納藥氏將安用之小

所以事大信也失信不立君其圖之弗聽退告

陳文子文子陳完之孫須無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共忠信

篤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君自○九月鄭公

棄也弗能久矣為二十五年齊弒其君光傳孫黑肱有

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段黑肱子印而使黜

官薄祭黜官無多受職祭以特羊殷以少牢殷盛也足以

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

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

在敬戒不在富也已已伯張伯張即黑肱君子曰

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鄭子張其有焉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薛伯杞伯小

邾子于沙隨邾子下公穀有滕子○沙隨宋地冬會于

沙隨復錮藥氏也藥盈猶在齊晏子曰禍將作矣公至自會○楚

殺其大夫公子追舒楚觀起有寵於令尹子南未益

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之
 子棄疾為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
 泣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
 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問能止事我否對曰父戮子
 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
 於朝轅觀起於四竟子南之臣謂棄疾請徙子
 尸於朝子謂子南欲犯命取殯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謂其
忍之少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
 曰吾與殺吾父行將焉入曰然則臣王乎曰棄
 父事讎吾弗忍也遂縊而死復使遠子馮為令

尹公子齮為司馬屈建為莫敖有寵於遠子者
 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豫言弗應
 而退從之入於人中申叔辟遠子又從之遂歸退朝
 見之曰子三困我於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
 姑告我何疾我也言有過則告何為惡我對曰吾不免是
 懼何敢告子言恐與子并罪故不敢與子語曰何故對曰昔觀
 起有寵於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故不懼
 自御而歸不能當道遠子惶懼意不在御至謂八人者曰
 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已死復生白骨更肉
 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止不相知辭八人者

而後王

○十二月鄭游取將如晉

取音攀游取公孫薑

安之

○

子未出竟遭逆妻者奪之以館于

邑

舍止其邑不復行

丁巳其夫攻子明殺之以其妻行

游

子明

子展廢良而立大叔

良游取子

曰國卿君

之貳也

民之主也不可以苟請舍子明之類

有罪良又不賢

求亡妻者使復其所使游氏勿怨曰無

昭惡

也

春秋卷第十四

春秋卷第十五

左氏傳

襄公

四

二十有三年春王二月癸酉朔

日有食之○三月己巳祀伯句

卒

二十三年春杞孝公卒晉悼夫人喪之悼夫

國闕顧不武曰禮尊

夏邾畀我來奔

且猶當服總鄰國之喪乎

葬杞孝公○陳殺其大

夫慶虎及慶寅陳侯之弟黃自

楚歸于陳

陳侯如楚公子黃愬二慶於楚楚人名之使慶樂往句殺之樂

二慶氏以陳叛夏屈建從陳侯圍陳陳人城

距君以板隊而殺人役人相命各殺其長慶氏

故役人作亂遂殺慶虎慶寅楚人納公子黃君

子謂慶氏不義不可肆也故書曰惟命不予常

晉藥盈復入于晉入于曲沃將

嫁女于吳齊侯使析歸父媵之以藩載藥盈及

其士藩車之有障蔽者納諸曲沃藥盈夜

見胥午而告之胥午曲沃大夫對曰不可天之所廢誰

能興之子必不免吾非愛死也知不集也盈曰

雖然因子而死吾無悔矣我實不天子無咎焉

許諾伏之而觴曲沃人晉午匿盈樂作午言曰

今也得藥孺子何如孺子盈對曰得主而為之死

猶不死也皆嘆有泣者爵行又言皆曰得主何

貳之有盈出徧拜之謝衆之思已四月藥盈帥曲沃

之甲因魏獻子以晝入絳獻子舒初藥盈佐魏莊

子於下軍莊子獻子之父獻子私焉故因之私相親愛趙氏

以原屏之難怨藥氏成八年莊姬譖韓趙方睦

韓起讓趙武故和睦中行氏以伐秦之役怨藥氏十四年

荀偃命而固與范氏和親范宣子佐中軍知悼子

少而聽於中行氏悼子荀盈知氏中行程鄭嬖

於公鄭亦荀氏宗唯魏氏及七輿大夫與之樂王鮒

侍坐於范宣子或告曰藥氏至矣宣子懼桓子

曰奉君以走固宮必無害也桓子樂王鮒固宮

者且藥氏多怨子為政藥氏自外子在位其利

多矣既有利權又執民柄賞罰為將何懼焉藥

氏所得其唯魏氏乎而可強取也可以強夫克

難在權子無懈矣公有姻喪夫人有王鮒使宣

子墨線冒經晉自殺戰還遂常墨鮒二婦人

輦以如公恐有內應故為奉公以如固宮范鞅

逆魏舒則成列既乘將逆藥氏矣趨進曰藥氏帥賊以入鞅之父與二三子在君所矣使鞅逆吾子鞅請驂乘持帶驂乘必持帶備墮遂超乘右撫劍左援帶命驅之出僕請請所鞅曰之公宣子逆諸階逆也執其手賂之以曲沃初斐豹隸也著於丹書蓋犯罪沒為官罪藥氏之力臣曰督我國人懼之斐豹謂宣子曰苟焚丹書我殺督戎宣子喜曰而殺之所不請於君焚丹書者有如日乃出豹而閉之閉著門外督戎從之踰隱而待之隱短也督戎踰入豹自後擊而殺之范氏之徒在臺

後公臺藥氏乘公門宣子謂鞅曰矢及君屋死

之鞅用劍以帥卒藥氏退攝車從之鞅攝車遇

藥樂樂盈之族曰樂免之謂樂免已死將訟女於天樂射

之不中又注注屬矢於弦也則乘槐本而覆樂車轆或

以戟鉤之斷肘而死藥魴

傷藥盈奔曲沃晉人圍之

秋齊侯伐衛

遂伐晉 秋齊侯伐衛先驅穀榮御王孫揮

恒申鮮虞之傅摯為右先驅軍申驅成秩御莒

我晏父戎為右公御也貳廣上之登御邢公盧蒲

癸為右

貳廣公副車

啓牢成御襄罷師狼遽䟽為右

左翼日啓肱商子車御侯朝桓跳為右

右翼

大殿商

子游御夏之御寇崔如為右

後大

燭庸之越駟

乘四入共乘

自衛將遂伐晉晏平仲曰君恃勇

力以伐盟主若不濟國之福也不德而有功憂

必及君崔杼諫曰不可臣聞之小國間大國之

敗而毀焉間晉有必受其咎君其圖之弗聽陳

文子見崔武子武子曰將如君何武子曰吾言

於君君弗聽也以為盟主而利其難羣臣若急

君於何有言有急不子姑止之文子退告其人

曰崔子將死乎謂君甚而又過之不得其死過

君以義猶自抑也况以惡乎齊侯遂伐晉取朝

歌朝歌為二隊入孟門登大行孟門晉隘道張

武軍於熒庭熒庭晉地戍郟邵郟邵晉封少水

少水即沁水封以報平陰之役乃還趙勝帥東

陽之師以追之獲晏薨薨音蓋趙勝趙子東

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

榆

榆公穀作榆八月叔孫豹帥師

己卯

救晉次于雍榆禮也

救盟主

仲孫速卒季武子無適子公彌長而愛悼子欲立之公彌公鉏也訪於申豐

曰彌與紇吾皆愛之欲擇才焉而立之申豐趨

退歸盡室將行申豐季氏大夫他日又訪焉對曰其

然將具敝車而行乃止立紇不訪於臧紇臧紇曰

飲我酒吾為子立之季氏飲大夫酒臧紇為客

為上既獻臧孫命北面重席新樽絜之絜深酒樽召

悼子降逆之大夫皆起迎臧孫下及旅而召公鉏

獻酬禮畢而使與之齒使從庶子禮季孫失色

眾相酬為旅季氏以公鉏為馬正馬正家愠而不出

閔子馬見之曰子無然禍福無門唯人所召為

人子者患不孝不患無所也所位敬共父命何常

之有若能孝敬富倍季氏可也姦回不軌禍倍

下民可也公鉏然之敬共朝夕恪居官次季孫

喜使飲已酒子使公鉏為武而以具往盡舍旃以

燕之具往故公鉏氏富又出為公左宰孟孫惡

臧孫季孫愛之孟氏之御騶豐點好羯也孟孫

子孺子秩之弟曰從余言必為孟孫孫為孟孫後再三

云羯從之孟莊子疾豐點謂公鉏苟立羯請讎

臧氏使孟氏與公公鉏謂季孫曰孺子秩固其

所也固自立若羯立則季氏信有力於臧氏矣若

立羯則季氏有力過弗應已卯孟孫卒公鉏奉

羯立于戶側戶側喪季孫至入哭而出曰秩焉

在公鉏曰羯在此矣季孫曰孺子長公鉏曰何

長之有唯其才也季孫廢鉏立紇云欲且夫子

之命也孟孫誣遂立羯秩奔邾臧孫入哭甚哀多

涕出其御曰孟孫之惡子也而哀如是季孫若

死其若之何臧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

之惡我藥石也美疾不如惡石夫石猶生我

疾愈已疾也疾之美其毒滋多孟孫死吾亡無日矣

冬十月乙亥臧孫紇出奔邾

書奔之罪

也孟氏閉門告於季孫曰臧氏將為亂不使我

葬欲為公鉏季孫不信臧孫聞之戒戒為冬十

月孟氏將辟藉除於臧氏辟穿藏也孟氏將

道臧孫使正夫助之正夫除於東門甲從已而

視之畏孟氏故從孟氏又告季孫季孫怒命攻

臧氏見其有乙亥臧紇斬鹿門之關以出奔邾

魯南城初臧宣叔娶于鑄生賈及為而死鑄國

繼室以其姪穆姜之姨子也姨母生紇長於公

宮姜氏愛之故立之叔宣臧賈臧為出在鑄還

也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大蔡大龜也

蔡地名曰紇不佞失守宗祧敢告不吊紇之罪不

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請為先人立賈曰

是家之禍也非子之過也賈聞命矣再拜受龜

使為以納請賈使為遂自為也為請臧孫如防

使來告曰紇非能害也知不足也非敢私請苟

守先祀無廢二勲仲勲文叔敢不辟邑謂辟防乃

立臧為臧紇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陳謂

其罪惡盟諸大夫以為戒臧孫曰無辭慶長立少季孫所將

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惡臣

亡者盟首載對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

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

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之

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孟椒孟

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無或如臧孫紇干國

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

孟椒乎居音姬齊侯將為臧紇田與之臧孫聞

之見齊侯與之言伐晉齊侯自道對曰多則多

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穴於寢廟畏人

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焉寧將事之非鼠

如何晉寧又將事之乃弗與田臧孫知齊侯將敗不仲

尼曰知之難也有臧武仲之知齊謂能辟禍而不容

於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怒也夏書曰

念茲在茲順事恕

施也作事必順施人必恕晉人殺欒盈晉人克欒盈于

曲沃盡殺欒氏之族黨欒魴出奔宋書曰晉人

殺欒盈不言大夫言自外也自外犯君而入非復晉大夫

齊侯襲莒齊侯還自晉不入國不入遂襲莒門于且于莒且于傷股而退明日

將復戰期于壽舒壽舒莒地杞殖華還載甲夜入且

于之隧宿於莒郊還音旋二子齊大夫明日先遇莒子於

蒲侯氏蒲侯氏近莒莒子重賂之使無死曰請有

盟欲以盟要二子無致死戰華周對曰貪貨棄命亦君所惡

也華周即華還昏而受命日未中而棄之何以事君

莒子親鼓之從而伐之獲杞梁杞梁即杞殖莒人行

成齊侯歸遇杞梁之妻於郊使吊之辭曰殖之

有罪何辱命焉若免於罪猶有先人之敝廬在

下妾不得與郊吊婦人無外

齊侯吊諸其室猶賤也

襄公 九

二十有四年春叔孫豹如晉

二十

四年春穆叔如晉賀克范宣子逆之問焉曰古

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謂也穆叔未對宣子曰

昔句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夏為御龍氏

謂劉在商為豕韋氏豕韋國名在周為唐杜氏唐本

累也伯子隰叔奔晉四世而及士會晉主夏盟為范

氏其是之謂乎穆叔曰以豹所聞此之謂世祿

非不朽也魯有先大夫曰臧文仲既沒其言立

其是之謂乎豹聞之大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

其次有立言雖久不廢此之謂不朽若夫保姓

受氏以守宗祊祊廟門世不絕祀無國無之祿之

大者不可謂不朽范宣子為政諸侯之幣重鄭

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於子西以告

宣子子西相鄭曰子為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

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

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於公

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賴恃用之諸侯

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何言

必沈溺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興也德國家之

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
 久詩云樂旨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
 臨女無貳爾心有令名也夫怨思以明德則令
 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
 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浚取也言寧使人謂子實生我
 豈可使日取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宣子說乃
 輕幣是行也鄭伯朝晉為重幣故且請伐陳也
 鄭伯稽首宣子辭為晉侯辭子西相曰以陳國之介
 恃大國而陵虐於敝邑介因也大寡
 君是以請罪焉敢不稽首為明年鄭入陳傳

仲孫

羯帥師侵齊

孟孝伯侵齊晉故也

夏楚子伐

吳

夏楚子為舟師以伐吳不為軍政罰之差

秋七月甲

子朔日有食之既

○齊崔杼帥

師伐莒

齊侯既伐晉而懼將欲見楚子楚子使遂啓疆如齊聘且請期

齊社蒐軍實使客觀之

祭社因閱軍器

陳文子曰齊將

有寇吾聞之兵不戢必取其族

戰藏也族類也取其族還自害

襄公

十一

也秋齊侯聞將有晉師使陳無宇從遠啓疆如

楚辭且乞師辭有晉師未得相見崔杼帥師送之遂伐莒

侵介根莒邑大水○八月癸巳朔日有

食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

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

伯小邾子于夷儀會于夷儀將以伐齊水不克不克伐

冬楚子蔡侯陳侯許男伐鄭楚

子伐鄭以救齊門于東門次于棘澤諸侯還救

鄭晉侯使張骼輔躒致楚師求御于鄭鄭人知地利故

自御鄭人卜宛射犬吉射犬鄭公孫子大叔戒之曰

大國之人不可與也不可與等當早對曰無有

衆寡其上一也言國無大小則同大叔曰不然部婁

無松柏部婁小阜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張骼

躒既食而後食之使御廣車而行廣車已皆乘

乘車乘車將及楚師而後從之乘同射犬皆踞

轉而鼓琴轉衣裝近不告而馳之射犬恨故近敵不告而馳皆

取胄於橐而胄又壘皆下搏人以投收禽挾囚

皆趨乘抽弓而射橐盛胄囊二子取胄加首下車搏人收其禽獲挾其囚虜弗待而出射犬不

琴曰公孫同乘兄弟也胡再不謀謂不告而馳

對曰曩者志入而已今則怯也志入故不告而馳

出皆笑曰公孫之亟也言其性急楚子自棘澤還使

遠啓疆帥師送陳無宇吳人為楚舟師之役故

名舒鳩人舒鳩人叛楚舒鳩屬國楚子師于荒浦

使沈尹壽與師祁犁讓之二子楚舒鳩

荒浦舒鳩地

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

欲伐之遠子曰不可子令尹遠彼告不叛且請受

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

也卒而不貳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乃

還無被

辭我功

公至自會○陳鍼宜咎出

奔楚陳人復討慶氏之黨鍼叔孫豹如

京師齊人城郊宮齊叛晉欲求媚於天子故

為王穆叔如周聘且賀城王嘉其有禮

也賜之大路昭為

四年叔孫以賜路葵張本

○ 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鄭行人公孫揮如晉聘揮子也

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階猶道也問子羽

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

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

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

在程鄭其有亡釁乎言程鄭非智人此

不然其有惑疾將死而憂也為明年程本大饑

二十有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

我北鄙

二十五年春齊崔杼帥師伐我北鄙以報孝伯之師也公患之使告

于晉孟公綽曰崔子將有大志志在弒君孟不

在病我必速歸何患焉其來也不寇使民不嚴

異於他日得欲

夏五月乙亥齊崔杼

心民齊師徒歸

弒其君光

齊崇公之妻東郭偃之姊也崇公東郭偃臣崔武子崇公死

偃御武子以吊焉見崇姜而美之使偃取之偃

曰男女辨姓今君出自丁齊丁公臣出自桓不

可齊桓公偃之祖同武子筮之遇困

之大過巽上坎下史皆曰吉阿崔示陳文子文

子曰夫從風坎為中男變為風隕妻不可娶也

夫既從風且其繇曰困于石據于蒺藜入于其

宮不見其妻凶困六三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

蒺藜所恃傷也坎為險為水兌為澤水之險者蒺藜

有角刺人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六

失位無應則喪其崔子曰妾也何害先夫當之

矣日寡婦遂取之莊公通焉驟如崔氏以崔子之

冠賜人侍者曰不可公曰不為崔子其無冠乎

言雖非崔子崔子因是因是又以其間伐晉也

其可無冠乎曰晉必將報欲弑公以說于晉而不獲

間間公鞭侍人賈舉而又近之乃為崔子間公伺

隙間夏五月莒為且于之役故莒子朝于齊甲戌

饗諸北郭崔子稱疾不視事乙亥公問崔子疾問

遂從姜氏姜入于室與崔子自側戶出公拊楹

而歌命歌以侍人賈舉止衆從者而入閉門重言

別下甲與公登臺而請弗許請免請盟弗許請自

刃於廟弗許皆曰君之臣杼疾病不能聽命近

於公宮陪臣干掇有淫者不知二命干掇行夜

近公宮故衆行夜得淫人公踰墻又射之中股

及隊遂弑之賈舉州綽郈師公孫敖封具鐸父

襄伊僕堙皆死八子皆公所嬖勇士祝佗父祭於高唐高唐

有齊別廟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說音脫爵弁祭服申

蒯侍漁者侍漁監取退謂其宰曰爾以幣免我

將死其宰曰免是及子之義也反死君之義與之皆

死崔氏殺驪蔑于平陰驪蔑平陰大夫公外嬖晏子立於

崔氏之門外其人曰死乎曰獨吾君也乎哉吾

死也言已與衆無異曰行乎曰吾罪也乎哉吾亡也

自謂無罪曰歸乎曰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

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言君不徒居民

上臣不徒求祿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

之若為已死而為已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且

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

何歸門啓而入枕尸股而哭以公尸股與三踊而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

民盧蒲癸奔晉王何奔莒二年莊公黨為二十八年殺慶舍張本

叔孫宣伯之在齊也成十六年齊叔孫還納其女

於靈公嬖生景公還齊羣公子納丁丑崔杼立

而相之慶封為左相盟國人於大宮大宮大廟曰

所不與崔慶者晏子仰天歎曰嬰所不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與有如上帝乃軟辛巳公與大夫及莒子盟莒子朝齊遇亂未去故復與景公盟大史書曰崔杼弑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南史氏齊執史在外者簡以往聞既書矣乃還閭丘嬰以帷縛其妻而載之縛音篆束也與申鮮虞乘而出二子莊公近臣鮮虞推而下之下嬰妻也曰君昏不能匡危不能救死不能死而知匿其暱謂匿其妻其誰納之行及奔中將舍奔中狹道舍止也嬰曰崔慶其追我鮮虞曰一與一誰

能懼我

言道狹一人當一人

遂舍枕轡而寢

恐失馬也

食馬而

食駕而行出奔中謂嬰曰速驅之崔慶之衆不

可當也遂來奔

道廣衆不可當

崔氏側莊公于北郭側瘞

之埋丁亥葬諸士孫之里

士孫人姓名因名

四翼諸侯

六不蹕下車七乘不以

公會晉侯宋公

兵甲

下車送葬之車舊用九乘又有甲兵

公會晉侯宋公

衛侯鄭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于夷儀

晉侯濟自泮水

名會于夷儀伐齊以報朝歌之役齊人以莊公

說使隰鉏請成慶封如師鉏隰朋男女以班示

以恐懼賂晉侯以宗器樂器宗器祭自六正六

五吏三十帥五吏文職三三軍之大夫百官之

正長羣有帥小將及處守者皆有賂晉侯許

之使叔向告於諸侯公使子服惠伯對曰君舍

有罪以靖小國君之惠也寡君聞命矣惠伯晉

侯使魏舒宛沒逆衛侯衛獻公以十將使衛與

之夷儀夷儀本邢地衛滅邢而為衛邑晉

崔子止其帑以求五鹿崔杼欲得衛之五六

月壬子鄭公孫舍之帥師入陳

初陳侯會楚子伐鄭當陳隧者并堙木刊刊除

鄭人怨之六月鄭子展子產帥車七百乘伐陳

宵突陳城突穿遂入之陳侯扶其大子偃師奔

墓欲逃遇司馬桓子曰載余曰將巡城遇賈獲

賈獲陳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公曰舍而毋

謂置汝不祥不祥不欲男與其妻扶其母以奔

墓亦免子展命師無入公宮與子產親御諸門

御禁止也陳侯使司馬桓子賂以宗器陳侯免擁社

免音問喪服抱社主示服使其眾男女別而纍以待於朝子

展執絜而見陳執馬韁而見再拜稽首承飲而進

獻奉承觴飲子羨入數俘而出子獲不將以歸數祝

彼社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乃還也彼節除

兵符陳亂故使官修

依其職各舊

秋八月己巳諸侯同盟

于重丘

也重丘齊地秋七月己巳同盟于重丘齊成故也一日巳七月十日趙文

子為政趙武代令薄諸侯之幣而重其禮禮以待

諸侯穆叔見之魯穆叔謂穆叔曰自今以往兵其少

明矣齊崔慶新得政將求善於諸侯武也知楚

令尹建屈若敬行其禮道之以文辭以靖諸侯兵

可以弭二為

于宋傳

公至自會○衛侯入于

夷儀

衛剽篡故公入于夷儀

楚屈建帥師滅

舒鳩

宣十二年屈蕩屈建之楚蕩子馮卒屈建為令尹屈蕩為莫敖

令尹子木伐之及離城子木屈建也吳人救之

子木遽以右師先先至子彊息桓子捷子駢子

孟帥左師以退

五人與吳相遇而退

具人居其間七日子

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

墊隘慮水雨請

以其私率誘之簡師陳以待我

簡閱精兵駐後為陳

我克

則進奔則亦視之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

之五人以其私率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

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

逐五子至本軍簡師會

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月楚滅舒鳩

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先大夫為子之功

也以與焉掩楚姓年

舒鳩焉子馮請退師焉掩子馮之子

冬鄭公孫夏帥師

伐陳

夏公作蠶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

服事我先王闕父舜後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

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元女武王長女胡公

闕父子滿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周封虞夏殷後三恪示教故曰三恪則我

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桓公之亂蔡人欲立其

出蔡出陳桓公我先君莊公奉五父而立之蔡人

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于莊宣皆我之

自立莊宣皆厲公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

君所知也成公自晉因鄭而入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

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

逞逞億度也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未得伐陳

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隧者并堙木刊敝邑

大懼不競而恥大姬姬上辱大天誘其衷啓敝邑

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

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

天子之地一圻方千里列國一同方百里自是以表

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為平桓卿士

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各復舊職晉文命我文

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

伯不能詰士莊伯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

犯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

陳之功謝晉子西復伐陳陳猶未陳及鄭平仲

尼曰志有之志古言以足志文以足言足猶不

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為伯鄭入

陳非文辭不

為功慎辭哉

○楚蔣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

數甲兵甲午蔣掩書土

鳩藪澤水希曰藪水

表淳鹵

表淳鹵

表淳鹵

表淳鹵

表淳鹵

表淳鹵

表淳鹵

田書土地度山林量山林鳩藪澤水希曰藪水

也禁民焚壞辨京陵絕高曰京大阜曰表淳鹵

以備田獵

襄公

二十一

溲鹵鹹薄之地數疆潦疆界有流潦者規偃豬

偃豬下濕之地規町原防原山田防隄也不得

度其受水多少規町原防方正如井田別為小

頃牧隰臯為芻牧之地濕井衍沃夫為井

量入修賦入治其賦稅所賦車籍馬籍疏其毛色

用賦車兵徒兵甲楮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十有二月吳子

遏伐楚門于巢卒○遏公穀作謂十二

以報舟師之役門于巢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

若啓之將親門門啓開也我獲射之必殪是君也死

疆其少安從之吳子門焉○晉程鄭卒子產

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始知然明問為

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鷂之

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大叔且曰他日吾見

蔑之面而已蔑然明名今吾見其心矣子大叔問政

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

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

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

二十有六年春會于夷儀之歲齊人城

邾其五月秦晉為成晉

韓起如秦涖盟秦伯車如晉涖盟成而不結二
十六年春秦伯之弟鍼如晉脩成伯車即叔向命
召行人子負秦欲使答行人子朱曰朱也當御進御
也言次三云叔向不應子朱怒曰班爵同同為大夫
何以黜朱於朝撫劍從之從叔叔向曰秦晉不
和久矣今日之事幸而集晉國賴之不集三軍
暴骨子負道二國之言無私子常易之姦以事
君者吾所不能御也拂衣從之叔向從人救之平
公曰晉其庶乎吾臣之所爭者大師曠曰公室
懼卑臣不心競而力爭不務德而爭善私欲已

侈能無

卑乎

王二月辛卯衛甯喜弒其

君剽

衛獻公自夷儀使與甯喜言求復甯喜

許之大叔文子聞之儀也曰嗚呼詩所
謂我躬不說皇恤我後者甯子可謂不恤其後
矣將可乎哉殆必不可君子之行思其終也思
其復也書曰慎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詩曰夙夜
匪解以事一人今甯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
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
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滅之可哀

也哉

衛氏出自武公及喜九世

衛獻公使子鮮為復

使為已求反國

辭敬妣強命之

及敬子鮮母

對曰君無信臣懼不

免敬妣曰雖然以吾故也許諾初獻公使與甯

喜言甯喜曰必子鮮在不然必敗故公使子鮮

子鮮不獲命於敬妣以公命與甯喜言曰苟反

政由甯氏祭則寡人甯喜告蘧伯玉伯玉曰瑗

不得聞君之出敢聞其入遂行從近關出告右

宰穀

夫衛大

右宰穀曰不可獲罪於兩君

前出獻公今試

天下誰畜之

畜猶容也

悼子曰吾受命於先人不

可以貳

受命在二十年

穀曰我請使焉而觀之遂見公

於夷儀及曰君淹恤在外十二年矣

淹久也恤憂意

無憂色亦無寬言猶夫人也

其為人猶如故

若不已死

無日矣悼子曰子鮮在右宰穀曰子鮮在何益

多而能亡於我何為

言多不出

悼子曰雖然弗可

以已孫文子在戚孫嘉聘於齊孫襄居守

文子

二月庚寅甯喜右宰穀伐孫氏不克伯國傷

孫襄甯子出舍於郊

欲奔

伯國死孫氏夜哭國人

召甯子甯子復攻孫氏克之辛卯殺子叔及大

子角

子叔衛侯

書曰甯喜弑其君剽言

罪之在甯氏也

剽非無罪甯氏父子自立自弑故兩誅之

衛孫

林父入于戚以叛

此書叛之始 孫林父以戚如晉屬晉書曰

入于戚以叛罪孫氏也臣之祿君實有之義則

進否則奉身而退專祿以周旋戮也衛人侵戚

東鄙以林父叛故孫氏愬于晉晉成茅氏戚東鄙殖綽

伐茅氏殺晉成三百人殖綽齊人今來在衛孫蒯追之弗

敢擊文子曰厲之不如厲惡也遂從衛師敗之圍

圍衛地雍鉏獲殖綽雍鉏孫氏復愬于晉為下晉討衛張本

甲午衛侯衎復歸于衛

復歸其位日名衎正其失國之罪

甲午衛侯入書曰復歸國納之也大夫逆於竟

者執其手而與之言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

者頷之而已公至使讓大叔文子曰寡人淹恤

在外二三子皆使寡人朝夕聞衛國之言吾子

獨不在寡人公聞文子答古人有言曰非所怨

勿怨寡人怨矣所怨在親對曰臣知罪矣臣不佞

不能負羈縲以從扞牧圉臣之罪一也有出者

有居者出謂衎居謂剽臣不能貳通外內之言以事君

臣之罪二也有二罪敢忘其

死乃行從近關出公使止之 ○ 鄭伯賞入陳之功三月甲

寅朔享子展賜之先路三命之服先八邑以路及命

服為邑先八賜子產次路再命之服先六邑十二

井四子產辭邑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

位在四上卿子展次卿子產且子展之功也臣不

敢及賞禮請辭邑公固予之乃受三邑位次當受二邑

公固與故公孫揮曰子產其將知政矣讓不失

禮

夏晉侯使荀吳來聘

晉人為孫氏故台諸

侯將以討衛也夏中

楚子秦人侵吳及雩

行穆子來聘台公也

婁雩婁地聞吳有備而

還遂侵鄭五月至于城麋城麋鄭邑鄭皇頡戍之皇

鄭大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穿封戍公

子圍與之爭之共王子圍正於伯州犂正曲伯州

犂曰請問於囚乃立囚立皇頡伯州犂曰所爭

君子也其何不知言圍戍皆非上其手曰夫子

為王子圍寡君之貴介弟也介大下其手曰此

子為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獲子囚曰頡

遇王子弱焉弱敗也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

人以皇頡歸印董父與皇頡戍城麋印董父楚

人囚之以獻於秦鄭人取貨於印氏以請之子

大叔為令正

主作辭令之正

以為請子產曰不獲

謂以貨請

必不

受楚之功而取貨於鄭不可謂國秦不其

然若曰拜君之勤鄭國微君之惠楚師其猶在

敵邑之城下其可

辭如此則可得

弗從遂行秦人不予

更幣從子產

公會晉人鄭良霄宋

而後獲之

人曹人于澶淵

六月公會晉趙武宋向成鄭良霄曹人于澶淵

以討衛疆戚田取衛西鄙懿氏六十以與孫氏

取懿氏田六十并

趙武不書尊公也

罪武會侯

向成不書

後也

後會期

鄭先宋

秋宋公殺其世子

不失所也

如期至

痤

作座穀

初宋芮司徒生女子

芮司徒大夫

赤而毛

而美平公入夕

平公共姬子也

共姬與之食公見棄也

而視之尤

尤甚也

姬納諸御嬖生佐

佐元

惡而婉

貌惡

心順大子痤美而狠

狠貌美

合左師畏而惡之寺

人惠牆伊戾為大子內師而無寵

惠牆氏伊戾名

秋楚

客聘於晉過宋大子知之請野享之公使往伊

戾請從之公曰夫不惡女乎

夫謂大子

對曰小人之

事君子也惡之不敢遠好之不敢近敬以待命

敢有貳心乎縱有共其外莫共其內縱有損相

恐闕臣請往也遣之至則欲用牲加書徵之音飲

坎詐作盟慶為而騁告公曰天子將為亂既與

楚客盟矣公曰為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欲速

公使視之則信有焉問諸夫人與左師夫入佐

則皆曰固聞之公囚天子天子曰唯佐也能免

我台而使請曰日中不來吾知死矣左師聞之

聒而與之語聒謹也欲過期乃縊而死佐為大

子公徐聞其無罪也乃亨伊戾亨同左師見夫

人之步馬者習馬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

曰誰為君夫人余胡弗知國人歸以告夫人夫

人使饋之錦與馬先之以玉曰君之妾棄使某

獻左師改命曰君夫人而後再拜稽首受之左師

命者改也晉人執衛甯喜於是衛侯會之

晉人執甯喜北宮遺使女齊以先歸遺北宮衛

侯如晉晉人執而囚之於士弱氏士弱氏秋七

月齊侯鄭伯為衛侯故如晉晉侯兼享之晉侯

賦嘉樂取其宜民宜國景子相齊侯景子賦蓼

蕭喻晉君恩子展相鄭伯賦緇衣義取適子之館兮言不敢

安我先君之宗祧也敢拜鄭君之不貳也國子

使晏平仲私於叔向曰晉君宣其明德於諸侯

恤其患而補其闕正其違而治其煩所以為盟

主也今為臣執君若之何叔向告趙文子文子

以告晉侯晉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以言

殺晉戌為罪不以林父故國子賦轡之柔矣逸詩義取寬政以安諸侯若柔

剛轡御馬子展賦將仲子兮義取衆言可畏晉侯乃許歸衛

侯叔向曰鄭七穆罕氏其後亡者也子展儉而

壹子展子罕之子七穆罕氏駟鄭伯歸自晉使

子西如晉聘驛曰寡君來煩執事懼不免於戾

使夏謝不敏夏名西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

君子曰善事大國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

相善也聲子朝之子伍舉娶於王子牟王子牟為申

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

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

而言復故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

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

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

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

如祀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楚言

在晉多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夫謂對曰雖有

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子歸生聲善為國者賞

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

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

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

經懼失善也今虞書大禹謨商頌有之曰不僭

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

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恤

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

膳加膳則飫賜以其膳餘賜羣此以知其勸賞

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

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

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

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

謂不能也不能材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晉

人寘諸戎車之殿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晉將遁

矣析公曰楚師輕窺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

夜軍之均同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

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

麗而還在成六年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雍子事無所考君與大

夫不善是也不能正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鄙音鄙

蓄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在成

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戮命於軍曰歸老幼反孤

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秣馬蓐食師陳焚

次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遣應歸者而逸楚囚楚

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

失東夷子辛死之在五年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

子靈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靈巫臣雍塞也子反雍害巫臣不使得

取夏姬子靈奔晉在成二年晉人與之邢以為謀主扞

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

侵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於是伐巢取駕

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楚罷於奔命至今為患則

子靈之為也在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

晉晉人與之苗在宣四年以為謀主鄢陵之役

在成十六年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

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

陳以當之藥范易行以誘之藥書范變易行謂簡易兵備中

行二郤必克二穆中行偃郤錡郤至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

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面晉人從之楚

師大敗王夷師燿夷傷也火滅為燿子及死之鄭叛吳

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

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娶於申公子牟

椒舉伍舉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遣之

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楚亦

不以為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

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爵祿

而復之聲子使椒

鳴逆之椒鳴伍舉之子

八月壬午許男寧

卒于楚

許靈公如楚請伐鄭自十六年鄭伯報志欲曰師不與孤不歸矣八月卒

于楚楚子曰不伐

鄭何以求諸侯

冬楚子蔡侯陳侯

伐鄭葬許靈公

冬十月楚子伐鄭鄭人將禦之子產曰晉楚將

平諸侯將和楚王是故昧於一來昧猶貪冒不如使

逞而歸乃易成也夫小人之性釁於勇奮於禍

以足其性而求名焉者非國家之利也若何從之之 覺動也 奮勇貪名非為國利不可從也者皆子展說不

禦寇十二月乙酉入南里墮其城鄭南里涉于樂

氏樂氏 津名門于師之梁縣門獲九人焉鄭縣門以

禦攻者獲楚九人涉于汜而歸衛人歸衛姬于晉

乃釋衛侯以女君

子是以知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

公之失政也問何事 來聘對曰晉士起將歸時

事於宰旅無他事矣禮諸侯大夫入天子國稱

宰之下士王聞之曰韓氏其昌阜於晉乎辭不失舊

阜大也言不失舊禮

春秋卷第十五

卷五

尊
天

